

# 出版緣起

王榮文

我們正進入一個多元時空的世界。早在十年前，我們無法想像女性主義可以和流行服飾、後期資本主義商品文化錯置閱讀；我們無法想像黃道十二宮的詮釋遊戲可以取代佛洛伊德的潛意識法則；漫畫遊戲軟體的情節比小說文本的經典人物更被讓人熟悉；幽浮學說脫離了科幻小說成爲一門社會學科；第四臺的跳躍切換使我們毫無滯阻地穿梭政治話題、ZARA現場、宗教演講、烹飪教室及音樂 MTV。

我們正參與著這樣的文化情境，一場文化符號與流行話題多聲部嘈雜不休的嘉年華盛宴，「閱讀」成爲一種更廣義的文化參與，知識不再被縛綁在權力宰制的共價鍵上——更多時候，它成爲休閒。

精準的、晦澀的小知識份子書寫與閱讀，已經氣喘吁吁地被每日在生產的文化符號、流行資訊遠拋在後。由品牌、消費行爲、文化扮串、影像思考

建構出來的隱性讀者，一樣在期待知識的閱讀與學習。但是那多被摒棄在經典外的文化產物始終妾身未明。次文化在上昇並精緻化的過程中，往往騷動著一些讓人驚異的創造力和想像空間。我們知道，流行文本往往以不連續的、消費現場的、代謝率高的方式在譜寫當代文化情境。於是，閱讀介於讀者與書本之間的空間關係，則卸去了嚴肅文學一貫的知識與權威性，而更存在著一種文化情調逗引、欲拒還迎、更類似舞蹈的互動張力。

《論語顏淵》云：「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所謂風行草偃，元尊文化『風行館』的開館，有下面二點意義：一、我們不得不正視那龐大的流行文化所挾帶的驚人智慧。我們希望能從嚴肅的經典文本之外，找到另一種閱讀的可能：一些被傳統學科輕忽遺忘，無法定位的文化譜寫。我們更希望能更貼近文化現場，感受到當即發生的語彙、景觀、遊戲規則、空間思考的流動。

二、我們希望閱讀的關係從知識權利的桎梏中解放，閱讀成爲和當代文化情境的一種挑逗、一種互動、一種休閒和嬉耍。